

希望科幻之舟



刘兴诗主编 孙幼忱著

死亡医院

希望出版社



希望科幻之舟



刘兴诗主编 孙幼忱著

死亡医院

希望出版社



主 编 | 刘兴诗

作 者 | 孙幼忱

责任编辑 | 刘凤荣

装帧设计 | 华 程

插 图 | 许高哲

出 版 者 | 希望出版社

| 太原市并州北路 69 号

印 刷 | 山西新华印刷厂

发 行 | 山西省新华书店

开 本 | 850 × 1168 1/32

印 张 | 5

字 数 | 121 千字

印 次 | 1999 年 1 月第 1 版 199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 | 1—4000 册

统一书号 | ISBN 7 - 5379 - 2192 - X/G · 1772

定 价 | 11.00 元

希望科幻之舟起航了

——代序

刘兴诗

21 世纪的曙光已经显现了。

21 世纪充满了希望和幻想，是美好的希望的世纪，瑰丽的科学幻想的世纪。

我们的“希望科幻之舟”，从古城太原扬起了船帆，启程朝着美妙无比的 21 世纪驶去了。

这是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航程。

航程的这一端，两千多年的古城太原积累了深厚的历史沉淀，处处保留着浓烈的古风，代表我们民族的悠久历史和文化传统。而我们的科学幻想不是无本之木、无源之水，它深深孕育在民族文化中，继承了悠远的文化传统，是满船带给新世纪的中国式幻想。在这座古城下水启航，是最好的选择。

航程的另一端，是充满希望的新世纪和更加遥远的未来，寄托了我们的多少憧憬和殷切期望。

瞧，我们的“希望科幻之舟”的这个航程，岂不是有非常重要的象征意义吗？

科幻小说，正在我们这个古老的国度兴起。迎着新世纪的曙光，将会更加繁荣昌盛。

我们渴望新世纪。我们渴求新世纪的科学女神，给世界带来更加美好的希望。在这世纪之交的神圣时刻，希望出版社推出了“希望科幻之舟”丛书，是给新世纪最好的礼物。

这套丛书里，集中展现了当代部分中国科幻小说名家的作品，内容十分广泛，希望能够激发起广大少年儿童读者的兴趣。爱这只熠熠生辉的幻想之舟，爱科学，爱幻想，准备把自己的聪明才智贡献给新世纪的科学事业。幻想，是推动科学发展的动力。科幻小说，本来就是为明天的科学进步提供参考素材的呀！

这是“希望科幻之舟”的首航式。如果大家喜欢，还会接着驶出一只只色彩缤纷的科幻之舟，把更多的科幻名家的优秀作品介绍给大家。让我们翘首等待着吧！



孙幼忱 1937 年生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。因患小儿麻痹症双腿终生残疾。少年时代,立志成为有用的人。自 1958 年起开始为孩子们写作,出版《小狻猊历险记》《老歪和海盗船长》等 13 本书,发表《小伞兵和小刺猬》等 800 余篇短篇作品。作品多次获奖。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,哈尔滨市文联专业作家。1997 年被评为“全国自强模范”。

目 录

地下城堡	1
死亡医院	27
百届奥运传奇	87

地下城堡

1

命运真会开玩笑，填报升学志愿时，不知什么鬼使神差，我竟填了考古专业。或许，因为“考古”二字令我感到有些神秘？

这就是命运的安排吧；我不学考古怎么会遇见他？我至今仍记得，在少女时代，我就成了男孩子迷恋、女孩子妒忌的对象，经常惹麻烦。在大学里，我更成了那些最引人注目的女生之一。可是，我只觉得那些男孩子们幼稚得好玩，从未动过心。直到大学毕业，我被分配到地质勘探队。

第一天上班，我提前了整整 40 分钟，满以为是第一个到的，说不定办公室的门还锁着呢。可是，我错了。办公室的门敞开着，一个男人背对着门坐在一把椅子上。

我在门口站住，向屋里张望，那男人在看报纸。他身材匀称，穿一身洗得退了色的牛仔装，满头乌黑浓密的卷发，乱蓬蓬的。我正犹豫着，是否进去。那男人没抬头，也没转身，突然问：“你是新来的？”我吃了一惊，脱口而出：“你怎么知道？”

他撂下报纸，站起来，转过身。用那双浓眉毛下的大眼睛看着我。我被他看得浑身不自在，也赌气地瞪起眼睛看他：他个子很高，



宽肩膀，脸色黑里透红，满脸络腮胡子，让人看不准他的年龄。开始，我觉得他足有四五十岁，很快，我又觉得他或许不到三十岁。那双让我心跳不已的眼睛，终于把我逼视得低下了头。

他大概满意了，用圆润的男中音说：“真胡闹！怎么会是你？……”我吃惊地抬起头，问：“你认识我？我怎么……”他摆一下手，笑起来说：“不，我不认识你——我的意思是，他们怎么会派你这样的女孩子来？”我反问道：“你觉得我不适合？”他没作回答。但是，从眼神里我看懂了他的意思。我生气地说：“你还不认识我，怎么知道适合不适合！……”

后来，我才知道，他就是我们队长——于天朗，从第一次见面，我就再也忘不掉他。

2

他对我比对任何人都冷淡，这次我差点被他气疯——

前些天，有人说，荒漠里发现了“魔鬼城”。甚至说，不论什么人，到那附近就要失踪。开始，谁都以为那不过是海市蜃楼。后来，我们的更夫张大爷的儿子突然失踪，这才让我们感到极其震惊。张大爷的儿子小黑子愣头愣脑的，他同他的一帮小哥儿们，根本不信“魔鬼城”的传说。一天早晨，他们七个小伙子不听别人的劝阻，偷偷跑到荒漠探险去了。两个星期之后，五个小伙子丢盔弃甲地跑回来，小黑子同一个伙伴却失踪了。

这五个小伙子到家就全病倒了，发高烧，说胡话，惊恐地喊：“鬼！鬼！”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！让人百思不得其解。

那几天，于队长整天不说话，皱着眉头思考问题。不知他在琢磨什么，我急于知道，但又不敢问他。

有一天，我听见我们队的小胖对陈志冲说：“这几天于队长忙啥呢？”

陈志冲长得很像电视剧《霍元甲》里的陈真，他又会几套拳脚，



大伙送他个外号“陈真”。

“陈真”的厚嘴唇动了动，刚想说什么，又闭上嘴，朝四下看了看。见他神秘兮兮的样子，我下意识地 toward 门后躲了躲。“陈真”见没人，才压低声音对小胖子说：“于队长这几天正跑局里，申请成立‘荒漠探险队’。”“噢，批下来啦？”“于队长硬磨下来的。”“你听说探险队都有谁了吗？”“别人不知道，反正准有我。”

就在小胖子他们谈话的当天下午，我见于队长找来小胖子、“陈真”、大老刘、小李子开会。我就知道，一定是成立荒漠探险队的事。我有意地在于队长眼前转悠，可是，他却视而不见，大声喊小胖子，让他去找小林。

小林是小黑子的朋友，这次从荒漠回来的五个小伙子之一。只有他病得轻，已经痊愈了。小胖子说，他不知道小林家住在哪儿。

我生气地想：“你明知道我能找到小林，却偏叫小胖子去。我看你还怎么办？”于队长就像知道我正在想什么，他皱一下眉，很不情愿地说：“叶恬恬，你去找小林……”我不理他，赌气地说：“小林不是咱们队的，人家干嘛听你调遣！”他瞪起眼睛，眉毛扬了扬，气冲冲地说：“你只要说明是我找他，别管来不来。”

我强忍住眼泪，低声下气地说：“我，我知道你要成立‘荒漠探险队’，求求你，让我也参加……”他眉毛高高扬起，眼睛瞪得能有鸡蛋那么大，似乎被我的话吓住了，半天才说出一句：“什么？你？……”

3

你们一定猜得到，“荒漠探险队”没要我。他们出发那天，我躲在宿舍里，用大被蒙上头，哭得昏天黑地。

哭够了，冷静下来，我开始想该怎么办。长到这么大，我还没被人如此蔑视过。尤其让我伤心的是这个蔑视我的人竟是他！

对，我随后去撵上他们，尾随着不让他们发现，等过几天，离家



太远时，他们就不能赶我回来了。

于是，我偷偷收拾了两个背包，趁大家午睡的时候，骑上我的小骆驼“拉里”就出发了。

“荒漠探险队”的行进路线我是知道的，可是，追了一下午，也没看到他们的影子。

傍晚，圆圆的太阳低低地挂在天空，一望无边的沙漠，泛起耀眼的金光。我感到从未有过的孤独、恐惧。我的小骆驼“拉里”也有些不安，它不时地停下来，东张西望。我见前面有一道高岗，就催着“拉里”朝那里走去。

忽然，我听见从远处传来清脆的驼铃声。我急忙登上高冈，在落日的余辉里，有一列长长的骆驼队，正向这边走来。

看得出，他们是跑买卖的商人，真谢天谢地——我今天晚上不用独自睡在这可怕的荒漠上了。

骆驼队收留了我。带队的是一位须发皆白的老汉，他有些沉默寡言。当他听说我是独自来到沙漠的，立刻皱起眉头，用他那双目光犀利的眼睛，上下打量我。后来，听我说要找“荒漠探险队”，眉头稍有舒展。他瓮声瓮气地问我：“你找他们有急事吗？”我迟疑地说：“我，我——噢，他们不肯要我，我就偷偷地跟来了……”老汉看见我说话时那不知所措的样子，只凶狠地说了一句：“真是胡闹！”

骆驼队急急忙忙赶路。天完全黑了，我们来到一片小小的绿洲。这里生长着许多枝条上带刺的植物，它们的叶子像针一样，又细又长。在沙丘下边的最凹处，还有一汪清水！于是，人和骆驼都朝清水奔去。

我发现骆驼队里有个十一二岁的男孩，他不时好奇地打量我一眼。洗过脸，我浑身清爽许多。在离骆驼队稍远的一簇怪柳树后，我给自己做了个“窝”，刚想舒舒服服地睡下，却见带队的老汉，领着那个男孩子朝我走来。

来到我面前，老汉毫无表情地说：“这是我孙子，让他跟你做



伴。”男孩子很机灵，爷爷走后，他告诉我，爷爷叫他“梭梭”，我说这个名字真奇怪，他指着身边的一棵小树说：“这就是梭梭，它能随沙子的堆高而生长，从来不会被沙子埋掉。”我问他什么，他都回答得很爽快。我了解到，他家住在铁克力克山下，只念到小学五年级。

我拿出一口袋糖果给他，随口问道：“你随爷爷出来，爸爸妈妈放心吗？”梭梭半晌没吭声，后来他轻轻叹口气，给我讲了一件令我吃惊的事：

“我九岁那年，有一次爸爸带骆驼队去阿克苏，路上遇见了魔鬼的飞艇，爸爸被抓去。妈妈等爸爸，他却一直不回来，妈就跟别人结婚了。”

我忙问他是怎么知道的，他说：“扎西大叔和我爸爸一起去的，他逃回来了……这件事我爷爷不让乱说。”他略停一下，又对着我耳朵小声说：“爷爷说，魔鬼的耳朵可尖了，它不高兴让别人随便议论……”说着，他就睡着了。

我却睡不着。小骆驼“拉里”也有些不安，后来，我依偎着它总算睡着了。半夜，我梦见荒漠着起大火，万里沙漠变成一片火海，狂风卷着大火向我扑来，我一下子惊醒。

我睁开眼睛，觉得四周真的有耀眼的亮光，我一下子惊呆了！只见骆驼队左前方，距地面十几米高处，有一个巨大的船形物体徐徐降落。几乎在同一瞬间，我想起梭梭说过的“魔鬼的飞艇”。这飞艇通体散发着耀眼的橘黄色光，同时，发出一种低沉的嗡嗡声和强劲的气流，把地面的沙石吹得四处飞扬。

人们从沉睡中惊醒，下意识地拉住自己的骆驼，不知所措地看着飞艇。梭梭也醒了，他从羊皮袄里钻出脑袋，叫了一声，刚想站起来，我一把按住他。

飞艇落到地面，橘黄色的光变成白色，骆驼队被笼罩在这耀眼的白光里。我们离骆驼队稍远，处在白光的外边。我不知下一步会发生什么事，但看得出，凶多吉少。怎么办？



我很快作出决定：先别暴露自己，静观其变，并尽可能多记录一些现场情景。我一边告诉梭梭看好骆驼，不要出声，一边找出照相机，做好拍照准备。

从飞艇上下来十几个人，他们都穿着银灰色的紧身服，戴着银灰色头罩。那些人走近骆驼队，为首那人摘下了头罩，露出了满头乌黑浓密的卷发，还有那浓眉下的大眼睛……

是他？怎么会是他？我睁大眼睛，怀疑我仍在梦中。但是，这一切都是真实的。我浑身像遭到电击，软弱得要瘫倒。我极力稳住自己，按动快门，留下了那令人不可思议的一幕。

在我神情恍惚，不知所措的时候，那边的情况已经发生巨大变化：看来他们双方谈崩了，十几个穿银灰色衣服的人都亮出了武器——一种很小的，发着幽幽蓝光的手枪。我没听到枪声，骆驼队的人却一下子都倒在地上。

梭梭要奔过去，我急忙按住他，紧紧搂住生怕他挣脱出去。我痛苦地想：他，究竟是什么人？为什么要这样干？

接着，那些人把骆驼队所有的一切，包括人和骆驼，全弄上飞艇。飞艇又发出嗡嗡的响声，白光暗下去，橘黄色的光亮起来，它一下子升到半空中，在它下面形成一股强劲的龙卷风。我急忙拉住梭梭一起趴到地上。等我从地上抬起头来，那飞艇已经变成一个亮点，流星似的向西南方向飞去。

4

我和梭梭在这寒冷、黑暗、充满杀机的荒漠中，痛苦地等待黎明。直到第一线曙光，从遥远的地平线冉冉升起，死寂的荒漠才仿佛有了一线生机。

我此刻唯一的念头是：怎么办？梭梭瞪着哭红的眼睛，坚定地说：“我去找爷爷他们！”在那可怕的夜晚，我什么都想过了。此刻，我安慰梭梭说：“梭梭，沉住气！我们当然去找你爷爷。不过，光靠咱



们两个可不行！”梭梭应道：“对，咱们先找到‘荒漠探险队’。”

“还是先到那边查看一下。”我用手指着骆驼队待过的地方。那里现在什么也没有了。但我们仍仔细查看着骆驼队留下的点滴痕迹，连骆驼的粪便我也用树枝翻了两下。我说不出为什么，只是觉得有这种必要。

梭梭指着一堆怪柳丛。在纵横交错的树枝遮掩下，有一只军用书包，书包下压着一张白纸。梭梭一把提起书包，我拣起下面的白纸，只见纸上用铅笔歪歪扭扭地写着：

快去找荒漠探险人，不要胡来！

爷爷

在“不要胡来”几个字下，还打着加重号，纸都被扎出了洞。梭梭看着爷爷的字条，失声痛哭。我强忍住眼泪，说：“快看看，书包里装的什么？”梭梭抽抽咽咽地说：“这是我的书包，里面装的都是书和本子，爷爷抽空教我学习……”

看到爷爷的字条，我犹豫起来，我原打算收拾一下东西，就回去汇报。现在，爷爷让我们去找“荒漠探险队”，可是，爷爷怎么会知道，他，就是探险队的队长！

我们把东西收拾好，又勉强吃了点干粮，太阳已经升起来，新的一天开始了。

我已拿定主意，去找他！看他如何解释这一切！尽管我心里明白，我这样做，也许正是自投罗网。

5

我同梭梭骑着小骆驼“拉里”正向前缓缓地行进。突然，发现远处天边有几个蠕动的黑点。

夜里的余惊已经深深地印在我心中。此刻，我全身的神经都紧张起来。梭梭仔细看了看远处，满有把握地说：“是骆驼队！”我叮嘱

道：“不管是什么人，我们先躲避一下。”

我们刚在一个大沙丘后躲好，黑点就迅速向我们靠近了。

我终于看清楚，那是三个骑骆驼的人，他们不断地举起望远镜，对着我们。梭梭抓住我的手，惊恐地说：“大概又是强盗！他们好像发现我们了……”

这也正是我此刻的想法。做出这样的判断之后，我反而镇定下来。我把骆驼背上的包裹拿下，只留一个背包，里面装上一壶水，一点干粮，还有我刚拍的那张照片。我边放好包裹，边催梭梭说：“你快骑上骆驼回去报信！我留在这里对付他们。”

梭梭不肯听我的话：“不！我留下，你走……”

我急得喊起来：“你不想救爷爷了？快走！”

他含着眼泪骑上骆驼，一步三回头地朝来的方向跑去。

他们来得好快！我刚送走梭梭回过身来，发现那三个身影已清晰可辨。为首的那个人还在对我摆手。我镇定自若地猜测那手势的含义。突然，一种感觉攫住我的心。那身影，那摆手的姿势，如此熟悉。啊，是他！就是他！

目睹夜里那场抢劫之后，他在我的心目中，已经从神的位置上跌落下来。但我心中仍布满疑团，那艘飞艇是怎么回事？它如今飞到哪里去了？他又骑着骆驼来干什么？我满以为，再见到他，决不会像以前那样激动不安了，一定能坦然相对，我要把一切都问个水落石出！

可是……我努力让自己保持镇静，并决心不喊梭梭回来。

我可没想到，还没到我跟前，他就若无其事地喊起来：“怎么，是你？你来干什么？那个跑了的人是谁？”

噢，他怎么装得这么像？我不回答，故意抬头望天。小胖子和“陈真”也来到我们跟前。小胖子高兴地说：“恬恬！你也来了？”

“没想到吧？”我反问一句，又接着说：“这个世界上，让人想不到的事情简直太多了！”

